

## □ 荷花池

们的帮助与支持、学友的信任。在退休之时，看到自己竭力推荐与引进的潜污泵技术，在国内已遍地开花，心愿已偿；另一方面，1961年12月我曾在《国外机械》杂志介绍国外发展的“电子射线熔炼”新技术，这个曾是我当时只能想像而无法实现

的梦想，在长子的积极努力下，由西德成功引进，连同其他高真空冶金技术等在空中高端领域中发挥作用。在清华百年庆典中，心喜之余，默默祝愿孙儿辈能奋发上进，为踏进清华门槛而努力。

2011年9月29日于香港

### ● 清华真情

## 我们一家五代的清华缘

○严文典（教）

清华建校百年来，出现了不少一个家庭里，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上清华或在清华工作的事例，比如陈允康、金国芬夫妇家三代就出了16个清华人，还见到有两代13人同出清华园的“清华家庭”。而我们家，却是从我的曾祖起，一直到我儿子，先后五代人都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时间跨越百年。

我的曾祖父严修（1860—1929），字范孙，原籍浙江慈溪。清光绪癸未进士，1886年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清廷学部右侍

郎和贵州学政。严修推行新式教育，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先后于1904年和1919年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被尊称为南开的“校父”。严修与清华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任清政府学部右侍郎（相当于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主持学部工作时，因废止八股、推行“新学”，与载沣等保守势力存在严重分歧，因而1908年辞官回乡，辞职前，他做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与外务部会奏《赴美留学办法折》，设游美学务处（后发展为清华学堂）。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中，金邦正、梅贻琦都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这两位后来先后成为了清华的校长。严修还参与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筹备工作，是当时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我们家族与清华的第二代渊源是我的爷爷



曾祖父严修



祖父严智崇



父亲严仁荫上  
世纪30年代在清华



2003年2月，严仁英学长（前中）和亲友在家中合影，后右1为严文典、右2为严实

严智崇（1879—1918）。严智崇是严修的长子，在晚清政府和民国初期曾在驻日使馆担任外交官。1909年，严智崇在游美学务处任职，1910年8月16日，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澍、竺可桢、胡适等第二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率队护送这批留学生的除游美学务处英文副文案唐孟伦外，还有我祖父严智崇和胡敦复两位教师。

我的父亲严仁荫（1908—1977）是我家的第三代清华人了，他在1927年自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是清华三级学生。他于1931年获清华理学学士学位，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在清华任助教期间，父亲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科学活动，1933年从事过烟幕弹和防毒面具活性炭的研制。不幸因爆炸伤及双目和右臂，严重影响了他此后的学习和科学研究。但他极为顽强，受伤后不久，1934年7月他考获河北省公费赴美深造，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研究院学习，先后获得理科硕士（1935年）和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获得学位后

他在1938年初马上回到战火中的中国报效祖国。回国后，1941—1943年间经杨石先聘请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抗战结束后，1947年8月，经高崇熙教授邀请，父亲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授，在此期间曾讲授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严仁荫调到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并主持、创

建分析化学教研室，任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1960—1966年间，任化学系副系主任。“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完全脱离了教学和科研岗位。1977年3月因患癌症去世。

我姑姑严仁英（1913年出生）也是我们家族的第三代清华人。她曾于1932—1935年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在读完了三年的医预课程后，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师于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林巧稚教授。1940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1948年8月，严仁英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女性生殖与内分泌学。1949年底，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解放后，她曾任北京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

## □ 荷花池

长。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以全票当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与此同时，她也做出了一



在全国九三学社会议中，清华同学合影。其中有王大珩（前左4）、何泽慧（前右2）、荣高棠（后右4）、严仁英（后右3）、胡家驹（前右1）

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临床改行做妇女围产保健，对中国的妇幼保健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她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直到前两年，96岁高龄的她，还每周两天前往医院上班。

我本人是北京101中学的“老三届”毕业生，虽然出生在清华园，5岁之前生活在清华，但十分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进入清华学习。但幸运的是在1977年调入清华大学，成为我们严家的第四代清华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自动化系工作，先后做过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工作，在1984—2001年间担任自动化系办公室主任，于2008年春季退休。算起来，我这个严家第四代清华人是在清华园里工作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了。

我的儿子严实是我们家第五代清华人。他2000年自人大附中毕业保送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就读，2004年毕业后考入德国马克思-普朗克海洋微生物研究所留学深造，并于2009年初获得博士学位。2009年秋季回国，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研究方向是现代人类学。

百余年间，我家先后五代都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百年华诞的日子里，我写下这篇短文，试图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国家，在这一世纪的光阴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衷心祝福我们的母校欣欣向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大步前进。

## 校友情谊深

○刘 泰（1954土木）

王家俊同学是我班生活委员，他为人热情、诚实、乐于助人，是班上的一位活跃分子，同学们都叫他“老恩”。毕业五十多年来，王家俊一直工作在东北、华北冶金建设岗位，在山西临汾退休。

2003年5月，已经50年和老同学失去联系的王家俊突然来了电话，使大家欣喜若狂，纷纷打电话问候，并约好2004年校庆、我班毕业50周年时在母校相聚，他也给每位同学打电话交谈。但不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老伴患了重病住院，他